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10月13日)

1、《经济学人》：全球化正在重塑

10月8日，《经济学人》官网发布社评《正在改变的地方》。文章认为，随着疫情蔓延，世界经济正经历有史以来最深刻且同步的崩溃，使全球深陷供应链断裂的恐慌，也向企业证明了远距离供应中断的风险，政府有了更多将经济转向国内的理由，加速了已在转变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影响全球贸易的各种力量包括贸易性质与结构的历史性改变、美中贸易战与各国对供应链的担忧，很多人因而认为全球化的高峰已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糟糕，货物贸易下降仅为10%，并不会造成金融危机。同时，虽然政府可能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但大多数公司不会放弃跨境投资，而美中也将在相互怀疑中进行贸易，平衡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更进一步，全球化的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服务而不是商品，服务贸易势头良好，且在疫情后将会大幅度反弹。疫情期间的远程工作投资激增也可能为数字服务贸易打开大门，在线服务贸易的兴起将绕过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在世界各个角落开展廉价的数字服务。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20/10/08/changing>

-places

2、《经济学人》：疫情使全球中央政府正面临地方反抗

10月12日，《经济学人》官网发布社评《疫情使全球中央政府面临地方反抗》。文章认为，疫情的治理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陷入崩溃。有关管辖权、程序和中央集权政府的争论并不能概括地方和中央政治家之间真正的利益冲突。而这种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国政府没有经济资源也没有政治支持来重启新一轮的国家封锁。同时，决策权的下降也不能消除不满情绪，国家层面以下的各级政府间也存在矛盾。各地政客都更看重自己的政治生涯，虽然他们不希望将其应对疫情的做法政治化，但事与愿违，且疫情使得地方-中央的关系愈发复杂。文章认为，疫情打断了日常生活，却没有打断政治竞争。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10/12/across-the-world-central-governments-face-local-covid-19-revolts>

3、《报业辛迪加》：经济增长需要良好的再分配

10月12日，《报业辛迪加》（PS）官网刊登墨西哥银行前行长、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阿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撰写的文章《强大的再分配》（The Great Reallocation）。文章认为，疫情前期对经济的冲击在于流动性紧缩，各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经济危机正进入新阶段，其特征是企业

的偿付能力风险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估计大型公司破产率将会增加20%以上。因此，文章认为，决策者必须为企业提供持续支持，认清经济格局的改变并确定企业是否值得给予额外的救济。决策者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和针对性支持措施，其一是缩小基础广泛的财政措施的规模，针对性帮扶；其二是鼓励受灾最为严重的行业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前景广阔的行业，简化破产程序和劳工制度。此外，决策者应制定前瞻性产业战略，营造良好的监管和法律环境，提供必要股权融资的金融体系，做到全民一致行动，推动国际协调，警惕贸易保护主义。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crisis-recovery-structural-reform-by-agustin-carstens-2020-10>

4、布鲁金斯学会：疫情仍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10月11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其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与其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两名学生的报告《全球经济复苏跟踪指数（The Tracking Indexes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TIGER）表明：新冠病毒仍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文章称，经过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正从衰退的深渊中缓慢、不平衡、脆弱地恢复。全球经济复苏跟踪指数（TIGER）的最新数据显示，某些经济体表现强劲，但广泛的复苏似乎尚未出现。中国经济已经重回正轨，美国经济似乎已经扭转颓势，而其他许多经济体则陷入新的低谷。随着遏制病毒的斗争继续进行，对第二波疫

情反弹的担忧也在不断加剧，对未来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和长期创伤的风险仍在上升之中。文章认为，尽管当前公共债务水平已经处于较高位置，但各国政府别无他选，只能采取进一步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并辅之以科学且一致的抗击病毒战略，从而使经济环境能够尽快恢复至安全状态。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october-2020-update-to-tiger-covid-19-remains-an-impediment-to-the-global-recovery/>

5、FT：拜登领先优势明显，但许多评论家不愿预测

10月13日，《金融时报》刊登了驻华盛顿记者劳伦·费多（Lauren Fedor）和布鲁克·福克斯（Brooke Fox）的署名文章《美国大选：拜登是否有望取得完胜？》。文章认为，虽然当前拜登领先优势明显，但是由于2016年选举预测的前车之鉴，此次大选中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不愿大胆预测。当前拜登的民调数据领先特朗普约10个百分点，并且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中西部摇摆州有5%以上的领先优势。在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和特朗普住院事件发生之后，民调显示拜登再度扩大了领先优势。目前看来，种种迹象都表明拜登有可能取得完胜。

<https://www.ft.com/content/183ca929-3cbe-4705-a92a-d65a806741b5>

6、《国家利益》分析美国对欧战略的双重挑战

10月11日，《国家利益》发布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

素·伯曼（Russell A. Berman）的文章《美国对欧战略的困境》。文章指出，当前美国外交面临着双重挑战，分别是美俄大国战略竞争与跨大西洋关系紧张。由于美国在欧洲大陆的传统盟友——尤其是德法两国，都倾向于在处理对美关系问题时将对俄关系的损害降至最低，对莫斯科方面态度温和。因此，美国越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对抗性政策力度，美国与跨大西洋盟友的关系则越是恶化。文章称，华盛顿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发掘美国与德法两国共同的安全与外交目标，使美国战略与盟国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化解双重挑战的困境，在重建跨大西洋战略联盟的同时，平衡美俄大国关系。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dilemma-america%E2%80%99s-strategy-europe-170516>

7、外交事务：美国的非洲政策需要重构

10月12日，《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的分析文章《美国的非洲政策需要重构》。文章认为，特朗普可能对非洲不感兴趣，但总体而言，他对非洲的重视程度相比前任政府并没有明显减少。特朗普政府一直继续为非洲提供重大援助和投资，甚至建立了新的计划，他对大国竞争的强调也没有让美国在非洲的军队大幅缩编。但是，在气候和全球卫生政策等对非洲最重要的领域里，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企图解散世卫组织等政策，正在给非洲国家带来巨大风险。另外，美国外交过于关注中央层面的政治精英，而对地方领导人和

优先事项的重视不足。文章建议，美国对非外交应更加多元，多与民间组织、宗教领袖、州长市长接触，并优先考虑非洲人民更重视的法治等问题。下一届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交流计划，培训课程和教育机会来进一步提升美国在非洲基层的影响力。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rica/2020-10-12/us-africa-policy-needs-reset>

8、《外交政策》：四国机制应宣布解散

10月5日，《外交政策》刊登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托·巴伯恩斯（Salvatore Babones）的署名文章《印度不需要四国机制来对抗中国，印度的伙伴也不需要》。文章认为，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最新达成的协定毫无意义，应当被静悄悄地解散。四国机制最初的缘起是2007-2008年由安倍晋三倡导的四方安全对话，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对华友好的外交路线，四国合作难以得到加深。在印、日、澳三国中，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存在深度的军事合作，四国机制主要是为了拉拢印度。然而，印度至今还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米格战斗机和S-400防空系统，这说明拉拢印度较为困难。在印太地区，美国一直以来通过建立辐射型安全体系（hub-and-spoke security arrangements）保持外交灵活性，避免陷入北约体制下需要通过多边机构达成一致意见的外交泥潭。如今在四国问题上，美国也应当避免陷入多边机构的束缚之中，四国机制最好的结局是发表崇

高的宣言、宣布胜利并解散。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05/india-quad-alliance-china-containment/>

9、皇研所刊文分析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停火可能

10月12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布其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研究员劳伦斯·布罗斯（Laurence Broers）的文章《随着全球力量的分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或难实现停火》。文章称，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会否停火以及相关谈判工作能否正常重启，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能对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冲突作出有效承诺。文章认为，新一轮冲突彰显出区域化特征，从全球范围内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转向地区大国争夺的多极秩序，具体表现为土耳其更加明确地介入冲突，而俄罗斯也将作为与土耳其一道管理冲突的地区大国存在。事实上，要将这一冲突重新纳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领导之下，需要解决两大核心问题：第一，安全问题。欧安组织的停火监督机制建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全然不适用于当前条件，缺乏适当的国际安全保障使各方之间的安全困境更为根深蒂固。第二，核心政治问题的谈判重启问题。回顾近十年来的政治问题谈判，并未就基本原则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且频发的平民死亡事件使得矛盾更加激化。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10/global-powers-distracte>

10、外交政策：土耳其过度扩张了吗？

10月8日,《外交政策》网站刊发编辑艾利森·梅克(Bruce Meakem)的文章《土耳其在军事上过度扩张了吗?》。文章认为,在各方都希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局势缓和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却似乎是个例外。从9月下旬开始,土耳其就在军事和舆论宣传上大力支持阿塞拜疆,并从叙利亚战场转入战斗人员。显然,土耳其在追求高加索地区更大的影响力,此次冲突被其视作一次大好机遇。过去几年,土耳其的军事动作十分活跃,它在利比亚、叙利亚、北塞浦路斯、东地中海、卡塔尔和伊拉克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存在,建立区域主导权、争当世界性大国的意图愈发清晰。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08/turkey-military-overstretched-nagorno-karabakh-turkish-military-presence/>

撰稿人：党 森、王宇彤、蔡依航

审稿人：姚锦祥、许馨匀